

千姿百态藏书内印

□侯求学



在一般的理解中，藏书印是用来标明图书所属的一种印记，这方面有太多的文章论及。而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一层的，是存在于图书之中的其它

各种印记。为示区别，我姑且称之为“藏书内印”或“藏书中印”。

其一是售书印。就是图书出售单位加盖在图书中的各种印记。就近的说，我们如皋新华书店的售书印，印象中是有好几种的，情急之中，从我的所藏中，只找到了这枚“莫负春光奋发向上”，经销图书本就是功德无量的事业，售出图书还不忘提醒读者更体现了图书从业者的一种责任意识。家乡如皋乃“东皋印派”的发祥地，这枚印章虽不知出于哪位印人之手，但是无论从印面设计还是从刀刻的清洁，我觉得还是挺耐看的。

广州购书中心购书纪念章的设计可以说是别具一格：一本打开的书做底座，上面的圆形既是图章的惯用格式，又似打开的书页形成的扇面，内中的三本书形成三维立体，既似现代化的大厦，又是“购书中心”的具体体现。一枚北京路书店的售书章，除了用汉字和拼音反复宣示书店外，左侧叠放的书和花束，传递出来的应该是“书香”的意思。一枚“大时代书店”的售书章，除了标示了书店名

称外，一只展翅飞翔的海燕，昭示着读者通过沉浸书海，可以获得更多知识，到大时代去展示身手。

作为售书章，革命纪念地、旅游景点在销售图书时加盖的印章，往往是购书人心仪的，也是到此一游的印证。所藏图书中的“参观毛主席故居韶山纪念”“毛泽东同志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参观留念”就是特殊年代所留下的珍贵纪念。

其二是回收图书印。图书回收应该有多种情形，一是发现图书有内容或质量等问题，主动或执行有关部门的指令，进行回收；二是书店作为一种业务，开展的收旧售旧服务。或者还有其它的情形。

其三是印刷厂在图书上留下的印章。这种情况很特殊，现在的印刷厂一般是承接出版社的印书业务，自己并不经销图书，但是任何事情总有例外。我收藏的图书中就看到了这样一枚“上海新华印刷厂内销”的图章，其中应该也有一段故事吧。

书中的世界很精彩，藏书内印千姿百态，只要你留心收集，应该还有更多。读书之余，偶作梳理，权作抛砖，愿与各位书友交流、共赏。

《水绘东皋》序 (三)

□时鹏寿

这是一本很艺术的书。

一是结构有艺术。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有过“结构第一”的妙论，陈老师深得文章章法之妙。《三个人的水绘园》以“水绘园三百年怎么就让人仅仅记住三个名字？”设问起笔，集中笔墨写了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董小宛、园林权威陈从周、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三个人，视角独特。

《东皋古刹行》开篇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我端出的头碗菜往往是让一带碧水隔断了城市的喧嚣，从一道老石桥把友人领向一个清静的佛国。”快结尾时说：“据我多次观察，我这些见多识广的友人对我端出来的这头碗菜并不很感兴趣，尽管我加大力度介绍山门朝北呀，……”这是典型的首尾呼应。

《迎春桥的世纪光芒》中既写李昌钰，也写李渔。写李渔这位“可以评上10个以上的‘家’，而且可以荣膺文学史上12个以上‘第一’”的大家时，主要从一诗（在如皋家院中梧桐树干上刻下的

那首“小时种梧桐，桐木细如艾……”）、一剧（《风箏误》）、一书（《闲情偶寄》）落笔，这是典型的即小见大法。

《大成殿记事》入题快捷：“家乡的文庙，硕果仅存的便是这大成殿了。漫步大成殿上……”随后漫步大成殿，博涉古今，勾起好多回忆；末段宕开一笔，与南京夫子庙的大成殿进行比较，从规制、保存完好度、建筑结构、装饰性绘画多个层面着墨，是真正的曲终奏雅。

二是文化气息浓。看过太多的所谓散文往往沉潜在自我的世界里，絮絮叨叨地自说自话。陈老师的散文多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佳构。选材本身都是名胜古迹，个中文化自不待言。

我更想说的是，陈老师的散文中很喜欢而且擅长旁征博引，古诗文、方志中的文字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，既拓展了文章内容，又让文章洋溢着文化气息。《漫步集贤里》文本不长，但是内容丰富。王氏

家族大门楹联“三槐世泽，两晋家声”；《宋史》赞王叔文“清修简淡，持正论始终”，王叔文的首建正论于宣和间”；宋词大家王观的名词：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……”毛泽东主席赞赏王观词作时说过“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因为罢了官，反而出了好文章”。这些，让文章变得更加耐读。

《东皋第一家》中引清朝的汪廷燮《状元陂》诗“太原家世总能文，第一胎传更有君。北宋直臣存故里，东皋衰草没秋坟……”让成绩一直居太学之冠的状元王俊义的形象立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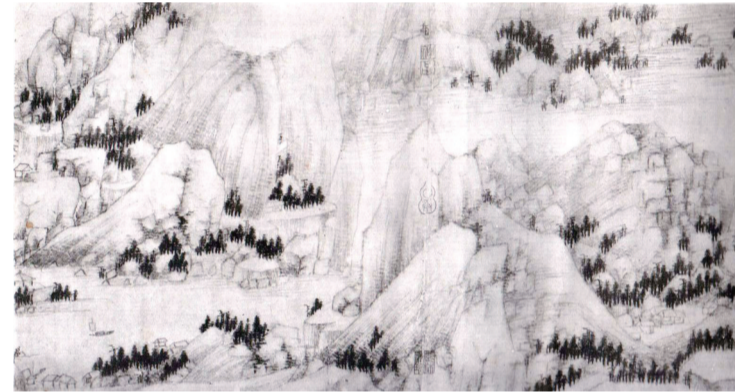
《井话》中有频频出现的《如皋县志》中的记载文字，报告《长寿之乡——江苏如皋市微量元素环境调查》中的文字，袁枚的文句，……开掘了文章的境界。

《我家住在邵家巷》《谒胡瑗墓》《射雉亭随想》《如皋烧饼记事》等篇章中，各种引用文字俯拾皆是，文化于其中氤氲。这，几乎可以作为陈氏散文的标志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分藏杭州、台北的典故，使得黄公望一夜成名。笔者了解黄公望的画作，还是因为多年前淘得一本大开本《黄子久山水长卷》。此册于民国20年11月出版，神州国光社发行。黄公望（1269—1355），字子久，“元四家”之首。

《黄子久山水长卷》所录山水画画于乙丑年（1349年），时年画家已是80高龄。查过一些相关资料，黄公望80岁作《江山览胜图》。此图多舟，而《黄子久山水长卷》只有一舟，显然不是此图，因为画家在跋语中提到“蜀山”，姑且可称此卷为《蜀山图》。此画不像《富春山居图》那么有名，但应该是黄公望的真迹。理由如下：画中虽无乾隆和嘉庆皇帝的印章，却有项元汴的秀美题跋和多枚鉴赏印章。大画家黄宾虹是神州国光社的主要工作人员。项元汴是明朝的收藏大家，不同于当代“暴发户”式的藏家，他本人不但善画，而且精于鉴赏；黄宾虹先生更不用说，现代山水大家。因此《蜀山图》如是伪作，很难瞒过他们二位。

项元汴在题跋顶端所用印章是“神品”，足见项氏对此画的钟爱。《蜀山图》与《富春山居图》均是黄公望晚年的“大手笔”“神来之笔”，堪称“人间神品”。将两幅山水长卷一起欣赏，颇为有趣。整体上看，两幅巨作的构图类似，在追求自然美的时候不忘“天然合一”的境界：山水的布局疏密恰当，层次清晰，大片的空白，使得山水自然一色；山高水长，不过凡事人为的“渔舟和房屋”都很微小，体现了人与自然融合的思想。再往细节上看，都是绘山，却是“因地制宜”，笔法多样，但重点不一，譬如使用皴擦法表现山迹：用不规则的墨迹画出山石结构的纹理线条，增加山石的质感。《富春山居图》多用“披麻皴”，条纹自上而下，尽显富春山的秀美；《蜀山图》却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自下而上，突出蜀山的险峻。两图的松树独木多用重墨横点，似平实奇，与山石融为一体，江山美景，一览无余。



『人间神品』——《黄子久山水长卷》

□ 苇航居士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·文化传承篇

文明因交流而多彩

文明因互鉴而丰富

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宣